

不可能犯罪 诊断书

DIAGNOSIS: IMPOSSIBLE

爱德华·霍克

EDWARD D. HOCH

「我没有和你们讲过那次差点因谋杀被捕的经历？」山姆·霍桑医生直起身子，从架子顶上取下一瓶白兰地，开始今天的故事。「那件事绝对令人印象深刻！但不能责怪警方，谁让案件发生时，我是唯一看上去有可能犯罪的人呢？当时就我和死者两人，共处一顶硕大的帐篷之下，对，帐篷，那是用来举行宗教复活大会的，我看我还是从头讲起好了……」

古典推理文库

CLASSIC MYSTERY

[美] 爱德华·霍克 著 吴非 姚向辉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II

[美] 爱德华·霍克 著
吴非 姚向辉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EDWARD HOCH Estate 2008.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07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2 / (美) 霍克著; 吴非, 姚向辉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9
(古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5463-3624-4

I. ①不… II. ①霍… ②吴… ③姚… III. ①推理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5113号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II

作 者 [美]爱德华·霍克
译 者 吴 非 姚向辉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3624-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作者自序

每次出席布彻大会^①遇见读者和书迷，听他们说起我笔下的某个角色是他们心头最爱，我总是非常开心。我并不在乎他们具体喜欢哪个人物，因为这些年来，我日益明白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道理。许多人对尼克·费尔维（Nick Velvet）情有独钟，而该系列也是最让我获益的；还有人喜欢扑朔迷离的密室和不可能犯罪，因此成了山姆·霍桑医生的忠实拥趸；有时候，当里奥波德警长（Captain Leopold）的两个故事间隔太久，我便会收到读者抱怨，哪怕我们的好探长这些年一直琢磨着退休；还有些上了年纪的书迷，从一开始就不断支持西蒙·亚克（Simon Ark）——这并不容易，须知第一个西蒙·亚克故事是五十年前写的，那也是我开始一名职业作家生涯的起点。

我认为山姆·霍桑医生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密室和不可能犯罪题材自身的永恒魅力。犹记得当年《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QMM）的传奇编辑弗雷德里克·丹奈曾

^① Bouchercon，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推理小说迷聚会，因纪念著名的推理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布彻（Anthony Boucher）而设立，首届大会是1970年在圣·莫尼卡举行的。

建议该系列全部包含一些不可能元素，我闻言欣然应允。截至目前，我发表了六十八个山姆医生的故事，而且自认其中绝无创意或解答的雷同。说实话，有时我会觉得若给山姆医生想个新的不可能犯罪，确实要比给尼克·费尔维选个新的东西来偷，来得更加简单一些。

该系列持续红火的另一原因，是这些故事的前后关联。它们按时间顺序娓娓道来，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的生活和那个年代的风情。

在我的上一本山姆医生选集里，山姆医生自 1922 年 1 月来到北山镇，故事延续至 1927 年 9 月。而您现在读到的这本选集，其故事发生时间是 1927 年秋天至 1931 年 12 月。

我陶醉于创作有关山姆医生和北山镇的不可能犯罪故事，只要我和我的电脑运转正常，我就打算一直续写下去。后来，山姆医生结婚了，时值美国投兵“二战”。1943 年 9 月，他的第六十八个故事发生了。

有些读者会问，山姆医生退休后的动向如何？答案是：他小酌一杯，然后又开始给朋友们讲述曾经的那些故事啦！

爱德华·霍克
罗切斯特，纽约
2005 年 9 月

目 录

13	复活帐篷	001
14	鬼语屋宅	029
15	波士顿公园疑案	059
16	杂货店问题	089
17	法院石像鬼	115
18	朝圣者风车	143
19	姜饼船屋	173
20	粉色邮局	197
21	八角房间	221
22	吉卜赛营地	245
23	私酿贩子的汽车	271
24	铁皮鹅谜案	299

复活帐篷

“我有没有和你们讲过那次差点因谋杀被捕的经历？”山姆·霍桑医生直起身子，从架子顶上取下一瓶白兰地，开始今天的故事，“那件事绝对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不能责怪警方。谁让案件发生之时，我是唯一看上去有可能犯罪的人呢？当时就我和死者两人，共处一顶硕大的帐篷之下。对，帐篷。那是用来举行宗教复活大会的。我看我还是从头讲起好了……”

* * *

我觉得故事真正开始的时间——我首次听说宗教复活会这回事——是案发前一周。一位名叫哈姆斯·麦克劳林的退休教授正在撰写一本专著，研究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些仪式。他邀我至他府上一叙。麦克劳林的谈吐敏捷、流畅，鼓励的话语令我有些飘然，以致我错觉他只是邀请了我一个人来。因此，当我在前门走廊遇见马吉·米勒的时候，难免感到有点意外。她腋下夹着一

本剪贴簿。

马吉是一名学校教师，一九二七年秋天刚刚迎来二十九岁生日。因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某些好心人曾有意撮合我们，可惜都未能成功——乡民们采用的办法大都简单粗暴。她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身材也很棒，但我们之间就是没有感觉。我猜是化学反应不对路——时下，有些人就是如此称呼不来电的爱情。那天晚上，在麦克劳林教授家的门廊上遇见她，我的第一反应竟是：又一次精心策划的劝婚阴谋。

“呃，你好，马吉。最近一切可好？”

“山姆医生！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她有些紧张地挪了挪剪贴簿的位置，“你也是来参与哈姆斯·麦克劳林教授的研究项目？”

“看起来大概是吧。”

“他正在访谈一些人，以将谈话内容作为他著作的素材。说实话，他真是一位聪明睿智的老人，简直把我吓到了！有一次他在我们学校散步，走进我的教室时，我都怔住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自从我驾驶妇女联谊会的彩车参加返乡游行以来，我还没有那么木然地傻站过。我完全——”

门开了，哈姆斯·麦克劳林突然伫立在我们眼前。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对在课堂上闲聊的小学生，被老师抓个正着。我率先回过神来，伸出了手：“很高兴再次见您，教授，您的腿怎么样了？”

“好多啦，谢谢。”他一直遭受关节炎的折磨，但他领我们进屋

的时候，看不出曾经跛足的迹象。

“我带了大学时期保存下来的剪贴簿，”马吉·米勒说着，把剪贴簿放在桌上，“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留着它细细阅读。”

教授向她微微一笑，他深谙如何将他的魅力传递给年轻女性：“我会把它安置在书桌里，会有一天用得着的，马吉。一辈子在哈佛大学教书的经历，真的不足以让我有资格撰写普通美国校园的学生生活。”

“俄亥俄对你来说够普通啦，”她说道，“女生联谊会、男生社团、足球、返乡游行，所有一切。那个和我约会的男生，他有一架尤克莱利琴^①和一个扁平小酒瓶——而这还只是禁酒令颁布的头一年！”

麦克劳林教授匆匆扫了一眼剪贴簿里的内容，便把它塞进了书桌抽屉。“大学生活的仪式——我相信一定是丰富多彩的。”他转而对我说道，“如你所知，这将是*我书*中的一个章节。还有一章是关于上层社会的仪式。蓝思警官将协助我完成法律仪式的章节，而我需要你的帮助，霍桑医生，有关病者和垂死者的仪式。”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

“我相信所有生活都是由仪式构成的。我们总是从一套仪式走向另一套，我说的不仅是那些体系完备的宗教仪式。婚礼仪式、商业仪式甚至体育仪式——所有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听上去是个旷日持久的工作。”我评论道。

① 一种小型夏威夷四弦吉他，形似班卓琴。

“一点不错！我的出版商预估这本书将有五百页，实际上可能更厚。我已经收集了成堆的研究资料。”他用手在书桌上比画了一圈，我这才发现桌上有大堆的马尼拉文件夹^①、待回复的信函，还有厚厚的卷宗。卷宗的页边露出一些小纸条，标注着重要文字的页码。

“恐怕那本剪贴簿里，大部分都是我的一些照片。”马吉说道，她有点被学术资料的数量给吓坏了。

“所以我才需要剪贴簿——给学术研究补充些娱乐性嘛。”

“我可没有剪贴簿提供给您，”我告诉教授，“您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哈姆斯·麦克劳林从桌上拿起一张传单：“你在镇上见过这东西吗？下周四晚上有一场宗教复活会，将在露天市场的帐篷里举行。有个叫乔治·耶斯特的男子，带着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在东北部旅行。他宣称只要他的孩子把手放在病患身上，就能够治愈疾病。”

“太可笑了！”马吉·米勒情绪激动，“你相信这种鬼话吗，山姆医生？”

“当然不信。”

“这个男的应该被抓起来！”

“我相信蓝思警官会照顾他的。但我要演的角色呢，教授？”

麦克劳林在椅子上调整了坐姿：“我希望你能陪我去参加这

① 最初制作这种文件夹时，原料都是马尼拉麻，其颜色通常是米黄色。

个宗教复活会，霍桑医生。我想了解你对事件的第一印象。按照我的理解，这些活动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狂热。”

“我又不是神职人员。”

“但你是个医生，你能告诉我这些所谓的治愈是否真实可信——我需要的其实是这个。你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病人。”

“倘若治疗是真实有效的呢？”

“那将会支持我书中的一个论点：美国的仪式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开始跟不上您的思路了，”马吉说，“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教授，那我先走啦。”

他笑着送别马吉：“谢谢你，马吉。我敢肯定你的照片和剪报会对我大有帮助。”

临走前，她朝我投来注视的目光，但就算其中包含着些许特殊的喜爱之情，我依然视而不见。

“再见，马吉。回见。”

“很不错的姑娘。”只剩我们两人之时，哈姆斯·麦克劳林挑起话题，“她会是个好妻子的。”

我权当没听见。

周四，我驾车载着护士爱玻如约前往哈姆斯·麦克劳林的家。“想象一下，我们去参加这样一个热闹的聚会，山姆医生，”她说道，“人们看到你在那儿，准会认为你想到了什么新的治疗手法。”

“兼听则明，爱玻。天知道我能否给费尔·拉夫提或珀利·亚伦斯带去治病良方。”

“我听说他们今晚都会来的。”

“我相信那复活会只不过是病人的黄粱一梦罢了。”拉夫提六十多岁了，患有某种血液病；而珀利·亚伦斯因背部疾病，几乎成了跛子。我没能帮助他俩康复，所以我很怀疑一个七岁小孩能做的事情。尽管如此，麦克劳林的仪式理论也许自有其道理。

“我们到了，”爱玻说，“怎么回事，你差点开过头！”

“我在想别的事儿。”

“莫非是米勒姑娘？我听说你俩某晚共处时被人看见了。”

“就在麦克劳林的前门门廊。那可不是什么适合约会的地方。”我让皮尔斯·阿洛^①的引擎转着，下车去找教授。

门铃只响了一下，教授就来应门了：“好极了，好极了！我很高兴你能提前赶来，医生。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耶斯特开始演示之前和他聊聊。”

我的轿车只能容纳两个人，但爱玻习惯了跨坐在圆形单人折叠椅上。“这样比较自在，”如她所言，“和两个帅小伙在一块儿。”

麦克劳林咯咯笑道：“霍桑医生，你的护士能让人重焕青春。”

“她浑身是嘴，能说会道着呢，”我附和道，“说到这个，镇上对耶斯特和他儿子有何传闻？给我们好好讲讲，爱玻。”

这下她可来劲了：“唔，我听说他现在的妻子不是孩子的生

① Pierce Arrow，美国豪华轿车厂牌。

母。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孩子出生后就离开了他。而他现任的妻子颇有些招人注目之处——大红色的头发和抹着口红的嘴唇，还有花里胡哨的城里人穿的衣服。举行募捐仪式时，他把她藏在别的地方。”一开始嚼舌头，爱玻就完全变了个人。

帐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聚会还有整整一小时才开始，但此时在布满车辙痕迹的泊车区域的车辆数量已使我大吃一惊。我们倒了一段车，将车停在泊车区的周边位置，这才跟着麦克劳林教授直奔中央大帐。帐子里面没有马戏团，只有些椅子，被当地居民在脏兮兮的地面摆放成排。一个纤瘦的男子正在摆弄一尊银质等身雕像，那是一个近乎赤裸的持剑女人。男子的胡须很是修长。

“嗨，伙计们。”看到我们走近，他主动打了招呼。

“乔治·耶斯特？”

“正是在下。”他比我预料中更年轻也更英俊，是那种妆容精致的都市潮人——我们这些乡巴佬总被提醒要防着他们。我不知道这男人能治愈什么疾病，没准只能治好你沉甸甸的钱包？但紧接着，我想起了那个男孩。

哈姆斯·麦克劳林帮我们相互认识，和耶斯特握手时，我问他：“你孩子在吗？”

“不，他不在——复活会开始前他要好好休息。他们消耗了他太多精力。你稍后会见到他的。”他退后几步，审视着雕像的位置，又稍微向左挪了几许，“喜欢吗？我称呼它健康天使。雕像的

模特就是我第一任妻子。”他轻轻拍着雕像左肩，“只是石膏做的，外面涂了些银色颜料，这样用卡车后舱运输时比较方便。但这把剑可是货真价实的。”

我伸手一摸，剑被雕像的右手松松垮垮地握着，剑尖落在我们站立的木头舞台上。那确实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难道她不该将宝剑举过头顶？”我疑惑道，“以便和疾病战斗？”

其实我并没打算一本正经地谈论握剑姿势。但耶斯特一本正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试过你说的那种姿势，但剑的重量使雕像无法保持平衡。所以我才让她朝下握着。这样一来，剑也可以支撑雕像。托比喜欢这样。有时候我允许他舞剑玩。”

“我可不认为他能举起这把剑。”

“他比同龄的男孩可强壮多了，基本上和八九岁的大孩子没区别。”

麦克劳林教授转过身，视线从舞台投向舞台前方的那几排空着的木头椅子。“会有很多观众吗？”他问道，仿佛正体会着一种临场感，并想象着那男孩站在台上，将观众们一览无余的情境。

“我们会让椅子满满当当的，”耶斯特毫不犹豫地说，“托比有的是号召力。上帝之子、健康天使。我们的宣传单早就传遍镇上，你看见没？”

“哪能看不见呀。”我语带讽刺地答道。我现在能理解他的首任妻子离开他的原因了，但我依然无法想象为何会有姑娘愿意下嫁给他，难道是昏了头了？“你胸襟宽阔，想必会原谅我的质疑。”

“医者胸怀天下，”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去一边凉快，“托比和我，就让我们来治愈你无法对付的疾病吧。”

“别忘了，还有仪式呢。”教授补充道，“倘若霍桑医生表现得像个非洲巫医，说不定会更获成功。我这是认真的哦。”

“我不能告诉你托比是如何办到的，”孩子的父亲说，“我组织复活会有些年头了，但直到去年冬天，我才让我的孩子加入——医疗服务——让他当众演示。他为此而生。他这会儿穿着一件白色的小外套，看上去正如天使。”

“不知你有没有他的照片，”麦克劳林问道，“比如宣传单上面那张。我的书需要那样的素材。”

耶斯特看了一眼手表：“那你稍候再来找我好了，托比还能给你签个名呢。现在观众们来了。”

我们回到前排座位落座，这下子麦克劳林教授可以开始观察治疗全程了。耶斯特准备登台，却被一个艳俗的红发女子拦了下来，她边说话边挥着手。“那是他妻子。”爱玻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我“嗯”了一声表示了解，心里琢磨这女人有何问题。大概和她的孩子有关吧——说不定他玷污了他神圣的白色外套。

北山镇的居民鱼贯而来，几乎将这里填满。有些人看见我，露出些许内疚的表情，仿佛他们的出现就是支持和我竞争的医者。我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反正这里是剧场，不是诊所。

须臾，帐篷顶部悬挂的电灯渐渐暗淡。表演将要开始了——只见乔治·耶斯特现身木头舞台的一隅，抓住幕布向旁一甩，

徐徐走上台来。他双手高举过头,对着天空的方向,高呼道:“今天……是耶斯特日!”

没有人发笑。

我简直怀疑观众们排队时是否被他催眠了。这才上场多久,观众们居然一个个都服服帖帖的!上帝,快来救救我们吧。

在一大堆充斥着迷信的开场介绍之后,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尊银色的健康天使雕像。聚光灯集中至雕像周围,舞台的其他部分陷进黑暗。接着,正当众人屏气凝神的瞬间,一个身着白衣的男孩突然自雕像身后走出。掌声倏然盈满了帐篷。这正是大家来此的目的。

“坦白你的罪,”男孩开始吟咏,“我将赐予你新生。”

录制了管风琴音乐的留声机开始播放,为表演营造了合适的氛围。这灯光、音效和其他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耶斯特那位红发妻子负责操作的。

然后,我看到他们走上通往舞台的中央通道——一瘸一拐的高龄病人。我的治疗对象、我的病人,就这样向一个孩子索求我无法带给他们的健康。

他们边走边唱。

我体内胀满了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愤怒,这种情绪一定是流露出来了。我感到爱玻的手按着我的胳膊。“现在不行,山姆医生。”她轻轻说道。

费尔·拉夫提是首批上台的患者之一。他跪在地上,男孩伸

双手触碰他的身体。接着，他吃力地站了起来。我无法断定那折磨着他的血液疾病是否真的倏然消逝无踪。还有许多人接踵而来，其中甚至有些我不认识的、来自附近村镇的人。再然后，我看到了珀利·亚伦斯，她因痛苦而弓着背脊。托比·耶斯特的双手触碰到她的时候，她急速地抽动了一下身子。

接着，她的身子站直了。

虽然很慢，而且带着某种迟疑——但她最终站直了身体！

观众们疯狂了。

在我身旁，麦克劳林教授忙着记笔记。“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他不顾四周人群的号叫，卓然说道，“他们总能完成一两个所谓的痊愈。”

面对眼前的场景，男孩似乎很是淡然。他继续走向队伍中的其他人，将手放到他们身上。很快，另一声尖叫传来，一个女人晕倒了。音乐的音量愈发响亮。

最后，托比完成了演出。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僵硬地鞠了一躬，便走下了舞台。乔治·耶斯特再度登场，他花言巧语地说了一通，号召大家对“健康天使的继续赐福”进行募捐。然后，他和他的红发妻子穿行于一排排椅子之间，拿着募捐用的篮子。我朝里面扔了个一角硬币。

我认为它就值这点儿。

来到帐篷外面，人群依然沸腾不休，争相交流他们目睹的场